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世無匹 第七回 謀客貨計賺井中人 露官銀屈遭盆下獄

詞曰：仁者恩周，欺罔互騙於後。井有人其從之否，任君斯誘。可使之往救，調誑以理之所有。側隱存心，嫂溺不妨援手。好意將多金相授，反成災咎。想孽緣深厚，沒福分把他消受。

右調《風中柳》

干白虹趕到京裡，才是七月中旬，侯叔子大喜道：「吾兄踐言信諾，蓋世所無。內監處弟已相約，專候吾兄駕到，便可成議。」干白虹道：「多蒙費心。小弟恐兄懸望，故此星夜趕來。」正說話間，陳與權也回寓來，見干白虹已到，不勝之喜。侯叔子當夜備酒與干白虹接風，直到夜分始散。次日干白虹與侯叔子面謁內監，親致懇懇，講至楚軍之數，方始成議。

光陰荏苒，不覺早是八月初旬，陳與權忙忙打點入場，三闈完卷，果然中了第四十五名舉人，陳與權好不得得意。干白虹連忙治酒，款待報人，打發報銀去訖。陳與權謁見座師、房考，諸色送禮杯幣，盡皆干白虹逐項備辦，加意豐華，忙了數日，才拜拜同年，粗完世務。是時陳與權已是貴人，志得意滿，分外驕奢。報到南雄府，卻拖帶妻子喬氏竟風光殺了。連忙在門首豎起四根頂大旗桿，改造門閭，煥新堂構，府縣都送了旗匾，好不熱鬧。

話分兩頭。卻說干白虹當初在南雄城外，把劉天相宦帑周濟了窮人，那窮人姓戚，名宗孝，當初也是個鄉村富戶。父親叫做戚仲禮，原有萬金家產。那萬金家產，也不是苦掙來的。那戚仲禮幼時，還沒有發跡，常替人搖船，搭個伙計，叫做王八。那王八為人，最是奸猾，兼有機變，在河路上甚覺撇脫，故戚仲禮與他極合得來。

一日，有兩個湖廣客人，一個姓陸，一個姓楊，來叫他的船，裝載廣貨回去。戚仲禮見是樁好生意，欣然願往。講定船錢，發下貨物，戚仲禮買些魚肉，燒了順風紙兒，連忙開船。一路裡見那些廣貨，足有數千金之外，好不眼熟，與王八兩個終日垂涎。那王八利令智昏，就起了個不良之心，悄然與戚仲禮商議，要謀他的受用。

一日，陸客人要上岸出恭，便叫戚仲禮泊了船，討張粗紙上去。王八看這所在，甚是僻靜，十分得意。見陸客人上了岸，連忙也要解手，隨他去尋茅坑。陸客人道：「不消要坑廁上去，竟是這空地裡倒好。」王八道：「空地裡有日光照著，罪過得緊。寧可走遠了幾步，尋個有屋的所在便好。」

陸客人被這一哄，信為實然，反跟著他轉彎抹角，走了二里多路，卻見一口枯井，約有三丈餘深，下面且甚空闊。王八先望裡一張，故意大驚小怪道：「這泥坎裡不知怎生跌個人在下邊，我同你做好事，救了他起來。」陸客人只道果然有人跌在井裡，連忙也走上前一步，鞠著身子，睜眼張望，早被王八從背後盡力一推，那陸客人一個翻身，跌了井中去了。隨地大呼小叫，因荒僻之地，沒人往來，四下又無村莊，那裡有人聽見！王八向著陸客人笑道：「如今好出恭了麼？可安心等一會兒，我就叫你伙計來領你回去。」

說罷，轉身就走，把個陸客人氣得太陽裡火星都爆了出來，著實哭喊，王八竟不睬他。正是：

誰道愚夫智獨超，鎚銖著眼禍心包。

驅他陷阱還相謔，不怕揚雄會解嘲。

王八急急奔到船頭，向楊客人假意慌慌張張的說道：「方才陸相公同去出恭，我在前面走，他後邊踉蹌了一腳，跌在一個枯井裡去，再也爬不起來，如何是好？」楊客人大驚道：「怎麼恁不小心，竟踉了下去！我同你拿根繩子去掛他起來。」王八道：「人在下面，上面最要用力。我身子懦弱，恐怕濟不得事。」楊客人道：「這也說的是。你倒在此守了船，我同你伙計去來。」戚仲禮已是會意，如飛上岸，問明了去處，隨他就走。那楊客人雖然船裡有許多東西，因伙計跌在井中，不得不去救他，況且扯了一個船家同走，諒來沒事。

二人上到井邊，楊客人一看，果見這姓陸的伙計，正在裡頭哀哀的哭著。楊客人道：「我來救你了。只是你好端端的走路，怎生就踉了下去？」陸客人驚問過：「你怎丟了船走來？那王八是個歹人，把我推在井裡，要想謀我東西哩！」楊客人聽這一句，嚇得呆了，連話也應不出來。戚仲禮便假意怒道：「我這伙計如此放肆！必然見二位相公有物，起了不良之心。楊相公須速速趕去獲住了他，不要反吃他撐了船去，我在此救陸相公起來，隨後就來相助。」

此時楊客人已嚇得沒了主意，被這一哄，果然轉身飛的趕到船邊。只見古岸依然，碧流宛在，那裡見個船的影兒！楊客人大跳大喊道：「壞了！壞了！果然遇了歹人，把這一船貨物，都撐去了。如今怎麼好！」忽然想道：「也不妨事。這戚仲禮現在，他是伙計，雖不同謀，自然曉得去路。只消拿到官，便有著落。」又轉身趕到井邊，只見陸客人依然在井中叫號，那戚仲禮已走的影也沒了。楊客人呼天不應，搶地無門，只得也放聲大哭。陸客人慌問緣由，卻知船已撐去，急得眼淚直流。楊客人慢慢的弄了陸客人起來，才去報官捕緝。可憐兩人行行李全無，分文莫剩，遂至流落無歸。

王八與戚仲禮約在一個去處下了船，一同回家。那戚仲禮心腸極貪，念頭最大，路上暗想：「這許多貨物，若與我一個人變賣，也儘夠發跡。但是分這一半，就覺不見好了。莫若一發謀死了他，那滿載的東西，便穩穩的是我獨享，豈不有趣！」

心裡算計定了，到廣河裡，王八偶然小解，被戚仲禮背後一腳，踢入水中，在波濤裡現報去了。戚仲禮反不回家，在路上做了些衣服，裝做客人模樣，另外僱了兩個水手，叫他撐船。直到雷州府，競投了牙行，把這些貨物，起在行內發賣。不多幾月，盡數賣完，收清了帳，便起身回去。到了家中，買田置產，竟成富家。又趁這幾年好運，盤利萬金。誰知不上數年，大限已盡，天譴難逃，竟患了個疝白的症候，滿身發脹，孔竅閉塞。一日忽然大瀉，卻放下幾擔清水，皮膚消索，肢骨如柴。陡見王八走入房來，戚仲禮口中大叫道：「我當初不合見財起意，把你推在水中，今日既來索命，諒不能逃。只得隨你去罷！」

恰好說完，氣已斷了。見者無不稱異，方知他先前有此一番虧心之事。有關《北雁兒落》帶《得勝令》曲云：

我則道昧心人終運亨，又誰知淹死鬼來催命。也應思錢財難強求，須信是飲啄皆前定。呀，不管賺殺井中人，只要驅卻眼前釘。盡教人意多深險，那知天心常不平。偏生恃有恁慣使強兒性，難憑，誰道是強中更有人。

是時戚仲禮兒子戚宗孝才交十歲，人事不知，父親死後，一應外邊負欠之物，都被人賴去。不上三年，就是一場天火，把家中什物，燒得絲寸無存。田地年年荒旱，賠糧虧課，無所不至。兼之戚宗孝從幼好賭，到二十歲就十分蕭索，雖然勉強娶了老婆，那老婆周氏，又不善於作家。再過幾年，看看弄到立錐無地，把肥些的田畝盡售與人，只留百多畝荒瘠的，沒人要他，自己年年耕種。平日借銀借米，做了工本，及至秋成，竟無顆粒。

一連如此數年，便覺負債山積，官糧拖欠，敲撲捶楚，身無完膚。自分立腳不牢，求生不得，千思萬想，沒法支撐，夫婦兩人，只得俱要尋死。也是命不該絕，恰好干白虹將劉大相宦囊周濟了他，戚宗孝將這銀子還清官債，完納官銀，剩來做些經紀，就得安飽過日。鄉里人家見戚宗孝忽然驟富，雖個個疑心，但查不出他根腳。

一日，戚宗孝到城中閒走，帶了銀包，思量買些東西回家。卻見個人手中拿一座鼎爐，一條汗巾，插著個草標兒，沿街求售。戚宗孝看見，認是窮戶人家將出來變賣的，價錢一定相巧，便叫住了待要買他。那人見戚宗孝叫喚，連忙上前說道：「老爹要買麼？小的其實沒銀子用，情願賤些兒賣與你罷！」戚宗孝道：「這兩件東西，你要多少銀子？」那人道：「這座鼎爐乃宮中之物，是宋朝遺下來的，內外鑲金，四圍嵌寶，實是一件重器。當初原係五十兩銀子買的，如今但憑老爹吩咐！」

戚宗孝道：「自下生意艱難，須論不得向日的價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因欠了些官糧，故此急欲變賣，只要銀子真紋，少些兒也說不得。」戚宗孝道：「我都是瓜紋在此，正好與你完官。」那人道：「相求一看如何？」戚宗孝道：「這個使得。」便向腰頭挖

出銀包，在人家櫃上解開，拈一錠與他看樣。

那人接到手，仔細一看，突然大驚道：「你這銀子從那裡來的？」戚宗孝道：「是生意中用下來的，好不好，何妨明說，怎麼如此大驚小怪！」那人道：「誰人用與你的？這銀子共有多少？」戚宗孝道：「銀子朝來暮去，那裡記得。你問他怎的？」

那人把他襯銀包的紙兒也取起來一看，更覺駭然。戚宗孝發極道：「賣與不賣也由得你，如何這等盤問！難道這銀子偷你的不成？」那人道：「卻有緣故。你尊府住在何處？」戚宗孝見他如此糾纏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道：「青天白日，撞你這種人，絮絮叨叨是甚麼意思？」連忙把銀包卷了，放在腰頭，轉身就走。那人著乖，反不跟他，故意走了那一頭去，偷眼瞧戚宗孝走遠了一二十家門面，才縮轉身來，悄悄尾定了他。戚宗孝卻不防他跟著，走了回家，那人遠遠看他進去，便吩咐鄰里好生看守，忙去報官不題。詩云：

疑信關頭勘假真，當場相識豈無因。

早知奇貨逢人賣，悔殺將金賺與人。

戚宗孝見這人盤問得蹊蹺，到了家中，心裡疑疑惑惑，不知是甚緣故。停了一會，忽見方才那人，同著五六個青衣捕快，凶凶狠狠走進門來。看見戚宗孝，不由分說，從懷裡取出短棍，攔腰幾下，打得蹲倒在地，口裡罵道：「你這賊囚，做了大伙強盜，卻藏匿在這裡，累我們三日一比，吃過多少痛苦！今日天眼恢恢，原被我們獲著了。」

戚宗孝不知那裡帳，只大哭道：「我良善百姓，犯什麼法。卻來拿我？」一句話還不曾說完，早被方才那人也舉起棍兒，兜肩幾棍，戚宗孝昏暈於地，眾人趕到裡頭，盡情搜卷一番，方才取大葡萄鏈子，把戚宗孝鎖著，亂拖亂打，拿進城中去了。妻子周氏號天叫地，哭個不止，卻沒頭沒腦，又不知是甚麼事情，引得過路的人，都蜂擁來看，也都猜解不出。

原來賣爐的那人，卻是劉天相的家僕，叫做屈四。只因家主遭此一場劫殺，緝獲了年餘，沒些影響，眾家人也分頭挨捕，或扮客商，或裝僧道，或做買賣，沿街竊訪，遍地追求。不期冤愆湊值，恰好遇見了戚宗孝，要買他手中之物。那屈四乖巧，就騙他銀子出來看樣，偏偏這錠銀子心裡，有個「安」字，屈四卻認得這錠銀兒是新縣解上來的中伙銀子，劉天相扣他做俸薪的。又見他襯銀包的紙兒，有幾行細字，也取來一看，恰又是廣肇道駁下來的詳文，現有劉天相的關防在上，當初偶然將他封了銀子，也是合當敗露，戚宗孝把來襯著銀包。

屈四等眾人，正因尋緝了年餘，沒有形跡，忽地看見戚宗孝這錠銀子，陡然著驚。且又見了紙上的關防字跡，認得明確，只道那戚宗孝定是當日這伙大盜無疑。況戚宗孝又含含糊糊，不說這銀子是甚麼來路，一發信為真實，但係大盜，恐有防備，一個人不敢拿他，只得暗暗跟到其家，吩咐鄰里看守，如飛到府裡報了捕役，一同來捉，昏天黑地，鎖了出門。

這些遠近鄰里，聞知戚宗孝盜情事發，被捕快拿去，都走來看。只見家裡搜得精光，婆子周氏坐在牀上，眼都哭腫。眾鄰里問他來歷，周氏總推不知。鄰里笑道：「我說向來你家窮得異常，舊年忽然有這些銀子撒漫，定是得著異路財帛，如今果然破敗了。」眾人都一笑而去。

卻說屈四同捕役拿了戚宗孝，解到府前，私衙內才是二梆，便帶去西廊下鎖著，把他家中搜來的贓物，逐一檢看，只見一個皮匣裡，尚剩百餘兩銀子，盡是宦囊中物，方才那銀包也在其內。眾人見了真贖，一發沒有疑惑。末幾，知府升堂，捕快忙把人解進。正是：

銀在人何在，贓真盜未真。

當初蒙俠士，今日陷平人。

太守坐了堂，眾捕役同屈四上去稟道：「舊年打劫劉通判這案，大盜已獲著一名，解在台下，求老爺細鞫。」太守道：「可有贓證麼？」屈四道：「真贓現在。」便將方才遇見戚宗孝認出安字原銀，及紙間印信的話，備細稟明，把銀子送上案頭，與太守查驗。太守逐一查看，便拘齊地方鄰里，然後喚戚宗孝上去，問道：「舊年行劫劉通判是你麼？」

戚宗孝跪上案前哭稟道：「青天爺爺在上，小的其實是村莊小民，現在南雄城外，種田過活，並不曾做犯法事情。老爺高懸明鏡，怎敢半句虛言，求老爺筆下超生，洪恩萬代。」太守怒道：「真贓現獲，何得尚爾抵賴！只問你當日劫得多少銀子，同伙共有幾人？執何器械？殺死劉通判是何人動手？怎樣分贖？如今伏盜現在何處？可一一招來，免得受刑。」戚宗孝道：「小人實實沒有為盜，招出甚麼來！」太守道：「叫地鄰上來。」

地鄰跪上丹墀，太守問道：「你既是地鄰，可知戚宗孝平日做甚麼勾當？與那樣人往來？劫的贓物在家，你們可知情麼？須實實說上來，若替他諱飾，就動刑了。」地鄰稟道：「小人們雖是地鄰，他做歹事如何肯與小人們曉得？他向來原種些田，只因連年荒歉，官糧私債，日不離門。舊年本城失事之後，戚宗孝忽然驟富，小的們也疑心他做了歹事，只因拿不著把柄，未知真假，不敢首他。不想今日才得敗露，這些都是真情，望老爺詳察。」

太守聽得明白，又叫戚宗孝上去問道：「去歲失事之日，那些鄰里見你驟富，這等看起來，明明是你打劫的，贓真證確，還敢強辯麼？」戚宗孝道：「小的若打劫了劉通判，分有贓銀，便該滅起蹤跡，如何肯把原銀出來使用，並將紙上印信露別人的眼目，只求老爺詳情，便知真假了。」太守喝道：「你既不曾行劫，這銀子那裡來的？」戚宗孝道：「小的實有隱情，今老爺下問，怎敢不說。當初小的其實貧窮，求生不得，實欲尋死。方將自盡，忽有一人打門而入，救活小的夫婦兩命，丟下這包東西，與小的活命。小的不知來歷，誤受了他，並不是打劫來的。若有半句虛言，甘願萬死。」太守道：「這個人可認得他麼？」戚宗孝道：「當日黑地裡把與小的，不通名姓，悄悄去了，那裡認得？」

太守拍案罵道：「好胡說！這人既不識面，怎肯與你許多贓銀？既與了你，怎又魅然遁去？顯係同伙，還敢巧辯，不動刑罰，如何肯招？皂隸與我夾起來！」皂隸叱喝一聲，拿下階前，褪去鞋襪，套上夾棍，著力一收，可憐戚宗孝從未受刑，痛昏在地。再忍不過，只得屈供道：「小的果係行劫劉通判的，總是一死，求老爺免了夾罷！」

太守便叫鬆了，問道：「當日打死劉通判，是你動手的麼？」戚宗孝道：「是小人動手的。」太守道：「你同伙有多少人？如今逃在何處？」戚宗孝道：「同伙有五個人，原是路上約會的，不知住處，也不曉得名姓。」太守道：「既與你同伙，豈不知他姓名去處？再來起來！」

戚宗孝亂哭亂喊，只得隨口扭了幾個姓名，並四散去向。太守當堂差了捕快，出境緝獲。又問戚宗孝道：「當日既是你為首，分得多少贓物？」戚宗孝道：「小的因是為首，獨分了二百兩。」太守道：「打死劉通判是什麼器械？」戚宗孝本不曾做盜，不知說甚麼好，只得胡亂答道：「是棍子。」

太守便要再來，戚宗孝沒法，只得又說是槍。倒是捕快把鐵桿子往地下一丟，道：「凶械現在，還想胡賴麼？」可憐戚宗孝只得認是鐵桿子打死的。當下太守將戚宗孝擬了強盜，已行得財傷人之律，問成斬罪。畫了花押，吩咐收監。只因這一案，有分教：

俠士拚生，村夫奮義。

不知戚宗孝後來可能昭雪？且聽下回分解。